

随 笔

选择看见

□牛婷婷(宁夏银川)

小时候,每晚入睡,我总爱缠着奶奶,听她讲故事。有一次,奶奶回忆起她年轻时的一件旧事。

一天晚上,村里一个年幼的孩子突发猩红热,高烧不退,性命垂危。孩子父母挨家挨户借钱求医,大家不是委婉地推脱就是冷漠地回避。村里人的日子本就拮据,人人都怕借出去的钱石沉大海,让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。

可奶奶听说后,二话不说,就拿出家里仅有的十块钱,毫不犹豫地递给了绝望的一家人。年少的我不理解,追问她为何要出头,奶奶温和而坚定地說:“救命钱,就算还不上,也得借。人活一世,良心不能凉。”

原来,看见苦难,心生不忍,伸手相助,是善良的本能。奶奶播下的善意,悄悄指引着我每一次的选择。

成为小学老师后,我见过孩子们互相嬉戏打闹,也见过他们藏不住的戾气与冲动。

一次课间,我在走廊里看见两个低年级学生突然扭打在一起,推搡争执,互不相让,周围迅速围起一圈看热闹的同学。当我走近,看见他们涨红的小脸,紧绷的肢体,看见他们眼里不服输的倔强和隐隐的委屈,我终究无法坐视不理。

我走上前,轻声劝阻,分开了两人,事后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,细细询问打架的缘由,努力化解两个孩子的矛盾。

我也曾想,自己是否太过较真?不过是孩童间的小打小闹,何必次次驻足?后来我与一位资深老师交谈,才明白,成年人的视而不见,会让孩

子的矛盾肆意发酵,而我们的看见和阻拦,是在给年少的任性和冲动兜底。这不是多管闲事,是身为师者,最基本的善意与担当。

从那以后,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:在有人选择漠视的时候,选择看见,本身就是最温柔,最珍贵的善意。

有一回跟旅游团出行,团里一位独自出行的男士,随性洒脱,每次不等全员到齐,就率先动筷用餐。他的行为惹得大家心生反感。

我起初也和大家一样,默认了众人的评判,觉得这位男士失礼,不懂规矩,心中也隐隐生出几分疏离。可人性的偏见,从来都是层层叠加,不断放大的,众人的反感渐渐变成了刻意的排挤。

每一次分发餐具时,负责分发的游客总是刻意跳过他。我看着那位男士局促地坐在原地,手足无措的模样,让我心生不忍。他或许失礼,或许随性,或许不懂人情世故,但不该用孤立、排挤的方式惩罚。于是,我也变得局促不安起来,经过一番内心斗争,我默默拿起自己那套干净的碗筷,走过去,轻轻递到他手里。男士愣了一下,随即露出感激的神色,低声向我道谢。自那以后,他用餐时会自觉等候大家到齐。大家看在眼里,对他的态度渐渐缓和。

那次的经历让我明白,真正的善良,不是跟风评判,而是看到别人的窘迫,依然愿意包容。选择看见,不只是看见世间的苦难,更是守住心底的温热。我们愿意看见,愿意体谅,愿意包容,才是人间最珍贵的温柔。

知 味

粽叶上的掌纹

□元元(宁夏石嘴山)

清晨,我被厨房窸窣的声响唤醒。轮椅碾过地板声,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妈妈系着蓝布围裙,正将盆里的粽叶一片片拣选。那些碧绿的叶子像一弯弯小船,安静地躺在晨光里,叶脉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。

“醒了?”妈妈从灶台前转过身,围裙上沾着糯米白。她将我抱到轮椅上,推我靠近案板,青瓷碗里的配料在晨光中闪烁,红枣像一颗颗红玛瑙,咸蛋黄淌着金黄的油,腊肉丁切得方方正正,泛着琥珀色的光泽。

“今天教你包粽子。”妈妈的声音像粽叶上的露水一样清亮。她取出两片粽叶,叠成漏斗的形状,“你看,要这样窝个角。”我知道我的手不听使唤,更明白妈妈的用心良苦。

我试着用右手去接,粽叶却像调皮的鱼儿从指间滑走。左手无力地垂在轮椅扶手上,只能用右手和膝盖夹住粽叶,可糯米还是从缝隙里簌簌落下,在围裙上撒出一片雪白。粽叶在我手里打架,皱成一团,像个委屈的绿包袱。

“不急。”妈妈蹲下来说。她布满细纹的手覆在我的手背上,那双手灵巧地翻转,将散落的糯米归拢,轻轻送进粽叶搭成的小屋里。“你的右手要这样托住底部,”她的拇指按着我的拇指,“左手——”她顿了顿,目光落在我无力的左臂上,忽然解下围裙,叠成厚实的软垫,垫在我的左臂和轮椅扶手之间,“让左手靠着这里,借力稳住粽叶。”

我学着绕棉线,轮椅上的身体无法前倾,线轴总是滚落。妈妈便跪坐在蒲团上,一只手扶着线轴,一只手引着我的右手穿梭。第一只粽子终于成型了,却像个歪着脑袋的胖娃娃,棉线缠得松紧不一,有的地方还露着米粒。妈妈却将它捧在手心:“你看,这是你包的第一只粽子,它会记得你的力气。”

蒸笼上汽的时候,我遐想着千里之外的江面,仿佛听见擂鼓震天,龙头船破浪而来。妈妈似乎看穿我的心思,将轮椅推到窗边,初夏的风带着栀子花香涌进来。“等有机会我们也去看龙舟。”我知道她在安慰我,可这句话像一粒糯米,温软地落进我心里。

揭开蒸笼的刹那,白雾裹着粽香扑面而来。妈妈解开我包的那只歪脖子粽子,莹白的米团裹着流心的蛋黄,腊肉的油脂渗进糯米里,在瓷碟上汪出一圈金黄。妈妈喂到我嘴里,糯香在舌尖瞬间化开。

暮色四合时,妈妈用艾草蘸着粽叶水,细细擦过我的脸颊。艾草的清香混着粽香在晚风里飘荡,妈妈蹲下来为我系好轮椅上的安全带,手指在我肩头停留了一秒。那一秒里,我感觉到她掌心的温度,像棉线缠绕粽子一样,细密地系住了我的呼吸。

夜风渐起,我知道有些味道会消散,但此刻轮椅旁的温度,会像端午的艾草,在记忆里一年年青翠下去——青翠成一片可以渡人的岸。

四 季

夏天的标点

□曹波(广东中山)

一直觉得,夏天不是按天数过的,而是循着各式标点,一句句铺展开来。

那天下午,我凝望着村口池塘里的蝌蚪,黑乎乎的一团,甩着长尾巴在水里游弋。说它像逗号,真是再贴切不过。小时候我总爱蹲在塘边的石头上捕捞,小蝌蚪滑溜溜的,次次从指缝间溜走。那种抓不住的感觉,心里总泛起一丝空落。想来也是,逗号本就意犹未尽,日子还长,人还得等着。

句号最好认,满大街随处可见。圆滚滚的西瓜,便是最典型的句号。我不爱切得方方正正的瓜块,独爱听刀刃轻触瓜皮,“咔嚓”一声的脆响。红瓢裹着黑籽,大口咬下,清甜的汁水顺着臂弯缓缓淌落。还有荔枝,带着鳞纹皮,轻轻一剥,里面的果肉莹润。一口吃下,吐掉果核,一桩夏日小事就此收尾。

最扰人的,要算那声声不断的知了,化作没完没了的省略号。

它们从清晨聒噪到日暮,连绵不绝。那声音算不上婉转鸣唱,像是阵阵喧嚣。我在屋里午睡,它就在窗外“热啊,热啊”地喊,笑我热得睡不着。这声音拖得太长,把时间拉得特别慢,慢得让人觉得,这夏天是不是没有尽头。

除了这些,夏日里,还有更多或厚重或灵动的标点,点缀在天地间。

雷雨天气里,如果说闪电是划破暮色的那个感叹号,天边的雷声,便是悠长的破折号,一声接一声,回荡天地,撑起夏日独有的磅礴气韵。

再看田埂边的稻谷。这时候,它们正低着头,把穗子弯成沉甸甸的问号。望着这片田野,默数节令,心底默默期许:愿这满地丰实,沉沉铺满一整个



娇艳。
刘威摄

盛夏。

我们都是夏天里的执笔人。小孩手里攥着快化完的冰棍,滴落的糖水,如潦草的字迹;大人躺在竹席上,手里那把蒲扇摇一下,便给这闷热的夏日篇章,扇入一缕清风。

其实细想,真正的夏天,本就随性自在。塘里的蝌蚪慢慢褪去长尾,地上的荔枝核,在烈日下渐渐晒干。

这段时光被汗水酒染,沉在层层暑气里,历经岁月,反而愈发清晰动人。